

列 宁

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列 宁

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北 京 出 版 社

1963年

列 宁
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张：8/16·字数：7,000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统一书号：1671·1

定价：(4) 0.06元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說：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們的利益，那也一定会被推翻的。自然历史理論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見，引起了并且直到現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馬克思的学說直接为教育和組織現代社会的先进階級服务，指出这一階級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經濟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

資產階級的科學和哲學就沒有什麼可以說的，官方教授按官方規定講授科學和哲學是為了愚弄那些出身於有產階級的青年，為了“訓練”他們去反對內外敵人。這種科學對馬克思主義連聽都不願聽，就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被駁倒，已經被消滅。無論是借駁斥社會主義來獵取名利的青年學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種陳腐“體系”的遺教不放的龍鍾老朽，都是同樣精心竭力地攻擊馬克思。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思想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和鞏固，必然使資產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攻擊更加頻繁，更加劇烈；但是馬克思主義每次被官方的科學“消滅”之後，反而愈加鞏固，愈加堅強，愈加生氣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階級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是在

无产階級中間流傳的學說中，馬克思主義也遠遠不是一下子就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在它存在的頭半個世紀中（從 19 世紀 40 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與它根本敵對的理論進行鬥爭。在 40 年代前半期，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學唯心主義立場上的激進青年黑格爾派。40 年代末，在經濟理論方面進行了反對蒲魯東主義的鬥爭。50 年代完成了這個鬥爭；批判了在狂風暴雨的 1848 年顯露過頭角的黨派和學說。在 60 年代，鬥爭從一般的理論方面轉移到更接近於直接工人運動的方面；在第一國際中清除了巴枯寧主義。在 70 年代初，蒲魯東主義者米爾柏格在德國出了一個短時期的風頭；在 70 年代末，實證論者杜林也暫時顯露過頭角。但是他們兩人對無產階級的影響都已經微不足道了。馬克思主義已經無條件地戰勝了工人運動中的其他一切思想體系。

到上一世紀 90 年代，這一勝利大体上已經完成了。就是在蒲魯東主義傳統保持得最久的拉丁語系各國，工人黨實際上也是拿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綱領和策略的基礎的。重新恢復起來的國際工人運動組織，即定期舉行的國際代表大會，立刻而且幾乎沒有經過什麼鬥爭，就在一切重大問題方面都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了。但是，在馬克思主義把一切比較完整的、同馬克思主義相敵對的學說排擠出去以後，這些學說所表現的趨向便開始給自己另找出路。鬥爭的形式和原因已經改變，但是鬥爭還是繼續着。馬克思主義創立以後的第二個 50 年

(从 19 世紀 90 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馬克思主义內部的一个反馬克思主义派別进行斗争。

这个派別叫做伯恩施坦派，因为曾經是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囂張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馬克思学說的修改，对馬克思学說的修訂，即修正主义。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由于經濟落后，由于被农奴制残余所蹂躪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非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会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清清楚楚地在我們眼前轉变成修正主义了。我們的社会主义民粹派無論在土地問題上（把全部土地收归地方公有的綱領），或者在綱領和策略的一般問題上，都不断地以对于馬克思学說的种种“修改”来代替他們那自成一派而与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中日益消亡、日趋沒落的残余。

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潰了。它已經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繼續斗争了。現在我們来看看修正主义的思想內容究竟怎样。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資產階級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們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着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蹣跚而行。教授們重复僧侶們已經說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濫調，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囔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囔着），說唯物主义早已被“駁倒”了。教授們蔑視黑格

尔，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¹来看待，而自己却在宣扬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同时带着蔑视的意思对辩证法耸耸肩；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们，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而言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而言的“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待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①。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首先应当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

① 见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人合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论”。这里不是分析这本书的地方，我现在只声明一点：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写几篇论文或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说明，本文中关于新康德派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一切，实质上适用于这些“新的”新休谟派和新贝克莱派修正主义者。（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4卷。——编者注）

一方面所作的“修改”更广泛詳細得多，他們竭力用“經濟发展中的新材料”来影响公众。他們說，积聚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完全没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緩慢。他們說，現在危机已經更少見，更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給資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們說，階級矛盾有減弱和緩和下去的趋势，所以資本主义必然“崩潰的理論”是站不住脚的。最后他們說，就連馬克思的价值理論也不妨按照柏姆-巴維克²的观点来加以糾正。

在這些問題上对修正主义者进行的斗争，正像 20 年前恩格斯同杜林的論战一样，使国际社会主义的理論思想有了頗見成效的活跃。修正主义者的論据被人們用事实和統計数字作了詳細的分析，证明了修正主义者一貫地粉飾現代小生产。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經營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由无可辯駁的材料证实了。但是在农业中，商品生产比較不发达，而現代的統計学家和經濟学家通常都不大善于特別注意那些表明农业愈益卷入世界經濟交換范围的农业特殊部門（有时甚至是特殊作业）。在自然經濟的廢墟上，小生产是靠飲食无限恶化，經常挨餓，延长工作時間，家畜质量及其飼养情况恶化，总之，是靠手工业生产用来对抗資本主义工場手工业的那些手段来維持的。科学和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不可免地、毫不留情地破坏資本主义社会內的小生产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經濟学的任

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现的往往是錯綜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证明，他們在資本主义統治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經濟在資本主义統治下沒有出路，农民必須接受无产者的观点。从科学方面來說，修正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的毛病，是他們把一些随便抽出来的片面的事实弄得从表面看起来很像普遍的現象，而不把这些事实和整个資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从政治方面來說，他們的毛病就是他們不可避免地、有意或无意地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私有主的观点（即資產階級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們去接受革命无产者的观点。

在危机論和崩潰論的問題上，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內，只有最近視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高漲和繁荣的影响下，就想改造馬克思学說的基础。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这是客观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了的事实：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个别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統一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們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沒有保障，資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銳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別显著、特別广泛地表明資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潰，無論就每次政治危机和經濟危机來說，或者就整个資本主义制度完全崩潰來說都是如此。不久以前在美国发生的財政危机，全欧洲失业人数惊人

的增加，更不用說已經有許多迹象出現的、快要到来的工业危机，——所有这些都使修正主义者不久以前的“理論”被一切人忘記了，似乎連許多修正主义者自己也忘記了。但是这种知識分子的不坚定性所給予工人階級的教訓，是不应当忘記的。

在价值理論的問題上要說明的只有一点，就是除了一些柏姆-巴維克式的異常模糊的暗示和叹息，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絕對沒有拿出什么东西来，所以他們也就沒有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留下任何痕迹。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改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階級斗争学說。他們說，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經把階級斗争的根据消灭掉，并且把“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沒有祖国”这个旧原理变成不正确的了。他們說，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把国家看作階級統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絕同进步的社会改良派資產階級結成联盟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义，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見，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資產階級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是說，資產階級議會制度是会消除階級和階級区分的，因为一切公民都毫无差別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參預国家事务的权利。19世紀后半期的全部欧洲史和20世紀初期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謬。在“民主”資本主义的自由下，經濟上的差別並沒有縮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議會

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议会制度并不能以此促使危机和政治革命归于消灭，而是使内战在这种政治革命发生时最大限度地尖锐化。1871年春天的巴黎事变和1905年冬天的俄国事变，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证明这种尖锐化是必然要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立刻就同民族公敌，同蹂躏其祖国的外国军队勾结起来镇压无产阶级运动。谁不懂得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会导致比先前更激烈地用群众的暴力去解决争执），那他就永远不能在这个议会制度的基础上去进行坚持原则的宣传教育工作，去真正培养工人群众抱着必胜的信心参加这种“争执”。在西欧同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同自由改良派（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经验，已经十分确凿地证明这种妥协只能模糊群众的意识，因为这种妥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斗争的真实意义，把努力斗争的人同最不能斗争、最动摇、最容易叛变的人联系在一起。法国的米勒兰主义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它给修正主义作了一个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忘记的实际评价。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終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同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相辅相成的。“最終目的

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風行一时的話，要比許多长篇大論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記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謀取实际的或可以設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穎的”問題、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沒有預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內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綫）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現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現象。每一个稍有見識、稍有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絲毫不会怀疑：德国正統派和伯恩斯坦派的关系、法国盖得派和饒勒斯派（現在尤其是布魯斯派）、英国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和独立工党、比利时勃魯克尔和王德威尔得、意大利整体派和改良派、俄国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一样，虽然按所有这些国家的現状來說，彼此有极不相同的民族条件和历史特点。現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內部的“分化”，現在实质上在世界各国都已經是按一条路綫进行着，这表明比三四十年前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三四十年前在各个国家內相互斗争的并不是統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內部

的一些同一性质的派别。而现在在拉丁语系各国表现为“革命工团主义”³的“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也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同时把它加以“修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法国的拉葛德尔开口闭口都说他们反对向来被人了解得不正确的马克思，而求助于现在被他们正确地了解了的马克思。

我们在这里不能分析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甚至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过一次巨大的实际战斗。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分析上述那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区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区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同无产阶级并存的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诞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诞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因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是免不了要重新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就会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这种情形当然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候还会继续存在，以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

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那是極其錯誤的。現在我們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經歷着的事情，即我們同修正馬克思理論的人們所進行的爭論，現在只是在工人運動中個別問題的實踐上暴露出來的事情，即我們同修正主義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發生的分裂，在將來無產階級革命發生時工人階級還一定會在大得無可比擬的規模上再次經歷到，因為無產階級革命將使一切爭論問題尖銳化，將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對決定群眾的行動有最直接的意義的幾點上，將迫使我們在鬥爭激烈時分清朋友和敵人，拋開壞的同盟者，以便給敵人以決定性的打擊。

19世紀末葉革命馬克思主義對修正主義的思想鬥爭，只是不顧市儈們的種種動搖和懦弱而向着本階級事業的完全勝利邁進的無產階級所進行的偉大革命戰鬥的序幕。

寫於1908年4月3日(16日)以前

1908年載於“卡爾·馬克思

(1818—1883)”文集

署名：弗·伊林

按文集原文刊印

(根據“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

1版排印)

注 釋

- 1 列宁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2版跋（參見馬克思“資本論”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7頁）。——（正文第4頁）
- 2 柏姆-巴維克, 欧·是奧地利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正文第5頁）
- 3 “革命工團主義”是19世紀末在西歐一些國家的工人運動中出現的一種小資產階級半無政府主義派別。

工團主義者否認工人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必要性，否認黨的領導作用 and 無產階級專政。他們認為，工會（工團）不用革命，只要組織工人總罷工就能夠推翻資本主義，取得生產的管理權。——（正文第10頁）